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二　盟　善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利害篇第九十二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三界含識四生稟命六情攀緣七
識結業欲火所燒貪心難滿事等駛
河流同沃焦故以尺波寸影大力所
不能駐月御日車雄才莫之能遏其
間飲苦餐毒抱痛銜悲身口為十使
所由意思乃為八邪之主皆為愛著
妻子財色拘牽致使無始至今常受
八苦自作教他相續不絕見善不讚聞
惡隨喜恭林酒澤走犬揚鷹窮鄭
衛之響極甘旨之味戲笑為惡傲忽
成非侮慢死傷踐蹋寺不敬方等
毀離和合自足權衡棄他斗斛愧心
負理慚謝欺親雖七尺非他方寸在
我而能悛其情性在人未易忍此心
口眾罪所集並願道俗各運丹誠洗
蕩邪倉永離愆失身口清淨行願
具足消三障業明三達智五眼六通
得意自在五蓋六塵於茲永絕也

引證部第二

如大莊嚴論云佛言我昔曾聞有一比丘在一國中城邑聚落競共供養同出家者憎嫉誹謗比丘弟子聞是誹謗白其師言某甲比丘誹謗和尚時彼和尚聞是語已即喚謗者善言慰喻以衣與之諸弟子等白其師言彼誹謗人是我之怨云何和尚慰喻與衣師荅之言彼誹謗者於我有恩應當供養即說偈言

如賊害未殺　有人能遮斷　國主甚歡喜
報之以財帛　彼謗是親厚　不名為怨家
遮我利養雹　我應報其恩　如彼提婆達
利養雹所害　由其貪著故　善法無毫釐
如以毛繩戮　皮斷至肉骨　髓斷及介心
利養過毛繩　絕於持戒皮　能破禪定肉
折於智慧骨　滅妙善心髓　由貪利養故
不樂閑靜處　心常緣利養　晝夜不休息

又雜寶藏經云介時阿闍世王為提婆達多日送五百釜飯多得利養諸比丘皆白世尊知佛言比丘莫羨提婆得利養事即說偈言

芭蕉生實害　竹蘆實亦然　駏驉懷妊死

驟鹽亦復然愚人貪利養害智者所嗤笑
是故佛語比丘利養害甚大深重能
作障難乃至羅漢亦為利養之所障
難比丘問言此能作何障佛言利養
之害能破皮破肉破骨破髓為破淨
戒之皮禪定之肉智慧之骨微妙善
心之髓
又百喻經云昔有婆羅門自謂多知
無不明達欲顯其德遂至他國抱兒
而哭有人問言汝何故哭婆羅門言
今此小兒七日當死愍其夭傷以是
哭耳時人語言人命難知計算喜錯
或能不死何為見哭婆羅門言日月
可闇星宿可落我之所記終無違失為
名利故至七日頭自殺其子以證己說
時諸世人卻後七日聞其兒死咸皆
歎言真是智者所言不錯心生信服
悉來致敬猶如佛之四輩弟子為利
養故自稱得道有愚人法殺善法子
詐現慈德故使將來受苦無窮如婆
羅門為驗己言殺子惑世
又百喻經云昔有一人其婦端正唯
有鼻醜其夫出外見他婦女面貌端

正其鼻甚好便截他鼻持來歸家急

喚其婦汝速出來與汝好鼻即割其
鼻以他鼻著既不相著復失其鼻唐
彼其婦受大苦痛世間愚人亦復如
是聞他宿舊沙門有大名德為人恭
敬得大利養便自假稱妄言有德既
失其利後傷其行如截他鼻徒自傷
損世間愚人亦復如是
又百喻經云往有商人貸他半錢久
不得償即便往債前有大河雇他兩
錢然後得度到彼往債竟不見得來
還度河復雇兩錢為半錢債而失四
錢兼有道路疲勞之困所債甚少所
失極多果被衆人之所怪笑世人亦
爾求少名利致毀大行苟容己身不
顧禮義現受惡名後得苦報
又增一阿含經云世尊告諸比丘有人
似師子者有似羊者云何似師子者
或有人得供養衣食等便自食噉不
起染著之心設不得利養不起亂念
無增減心猶如師子王食噉小畜不
生好惡染著之心云何似羊猶如有
人受人供養便自食噉起染著心不

為惡道而自貢高猶如群羊有一羊
出群已詣大糞聚飽食糞已還至羊
群而自貢高我得好食諸羊不得是
故比丘當學師子王莫如食糞羊也
又毗尼母經云若有比丘於好惡
心生平等見他得利如己所得心
生隨喜如此比丘堪為世人作師範
棄入聚落時不縛不取欲得利
者求利欲得福者求福如自己得利
歡喜亦復同之如毛空中轉無礙無
繫縛
若善入聚落　衰利心平等　同梵共入衆
不生嫉妒心　汝所親識舍　無別新舊處
是名師行法
又佛藏經云舍利弗汝今一心善聽
我當語汝若有一心行道比丘千億
天神皆共同心以諸樂具欲共供養
舍利弗諸人供養坐禪比丘不及天
神是故舍利弗汝勿憂念不得自供
養又云或有比丘因以我法出家受
戒於此法中勤行精進雖天神諸人
不念但能一心精進行道者終亦不
念衣食所須所以者何如來福藏無

量難盡令舍利弗設使一切世間人皆
共出家隨順法行於白毫相百千億
分不盡其一舍利弗如來如是無量
福德若諸比丘所得飲食衣所須物
趣得皆足舍利弗是故比丘應如是
念不應於所須物行諸邪命惡法
又迦葉經云時五百比丘云我等不
能精進恐不能消信施供養請乞
歸俗文殊師利菩薩讚言若不能消
信施之食寧可一日數百歸俗不應
一日破戒受人信施尒時世尊告文
殊師利菩薩言善男子若有修禪解
脫者我聽彼人受信施食
又僧護經云尒時舍衛國中有五百
賈人共立誓言欲入大海賈人共議
求覓法師將入大海時聞法利可得
往還衆中有一長者告諸賈人我有
門師名曰僧護可請為師辯才多智
甚能說法時諸賈人往到僧護所頭
面作禮白言我等欲入大海今請大
德作說法師我等聞法可得往還僧
護答曰可白和尚舍利弗賈人受教
往白舍利弗言可共問佛時舍利弗

及僧護將諸賈人詣佛世尊所
由爾時世尊知僧護比丘應度衆生
即便聽許時諸賈人踊躍歡喜與
僧護法師俱入大海未至寶所龍王
捉住時諸賈人甚大驚怖胡跪合掌
而仰問言是何神祇而捉船住若欲
所須應現身形爾時龍王忽然現身
時諸賈人即便問曰欲何所索龍王答
曰以此僧護比丘與我賈人答曰從
佛世尊及舍利弗所而請將來云何
得與龍王答曰若不與我盡沒殺汝
時諸賈人即大驚怖守自思惟曾於
佛所聞如是偈言
為護一家 寧捨一人 為護一村
寧捨一家 為護一國 寧捨一村
為護身命 寧捨國財
時諸賈人悕仰不已將僧護比丘捨
與龍王龍王歡喜將詣宮中爾時龍
王即以四龍聰明智慧者作僧護弟
子龍王白言尊者為我教此四龍各
一阿含第一龍者教增一阿含第二
龍者教中阿含第三龍者教雜阿含
第四龍者教長阿含僧護答曰可爾

偈護即教第一龍者默然聽受第二
龍者張目口誦第三龍者迴顧聽受
第四龍者遠住聽受此四龍子聰明
智慧於六月中誦四阿含領在心懷
盡無遺餘時大龍王詣僧護所拜跪
問訊不愁悶耶僧護答曰甚大愁悶
龍王問曰何故愁悶僧護答曰受持
法者要須軌則此諸龍等在畜生道
無軌則心不如佛法受持誦習龍王
白言大德不言呵諸龍等所以者何
以護師命故作此聽龍有四毒不得
如法受持諸誦何以故初默受者以
聲毒故不得如法若出聲者必害師
命是故默然而受第二閉目受者以
見毒故不得如法若見師者必害師
命是故閉目而受第三迴顧受者以
氣毒故不得如法若氣噓師必害師
命是以迴顧而受第四遠住受者以
觸毒故不得如法若身觸師必害師
命是以遠住而受時諸賈人採寶迴
還至大師處共相謂言我等本時於
此失大師今若還到佛所舍利弗目連
諸尊者等若問於我僧護法師何在

當以何荅尒時龍王知賈人還即持
僧護來付賈人賈人曰此是汝師
僧護比丘時諸賈人踊躍歡喜平安
得出
尒時僧護問諸賈人曰水陸二道從
何道去賈人白言水道甚遠徑過六
月粮食將盡不可得達即共詳議從
陸道去於中路宿僧護告賈人曰要
離衆宿汝等夜發高聲喚我賈人
敬諾僧護出衆夜宿坐禪中夜眠息
賈人夜發迭互相喚僧護不覺即便
捨去夜勢將盡大風雨起僧護始寤
揚聲大喚竟無應者心口念言此便
大罪伴棄我去
尒時僧護失伴獨去涉路未遠聞揵
稚聲尋聲向寺路值一人即便問曰
何因緣故打揵稚聲其人荅曰入溫
室浴僧護念言我從遠來可就僧浴
即入僧房見諸人等狀似衆僧共入
溫室見諸浴具衣瓶瓦器浴室盡皆
火然尒時僧衆共入溫室入已火然
筋宍消盡骨如焦炷僧護驚怖問諸
比丘汝是何人比丘荅言閻浮提人

為性難信汝到佛所便可問佛即便[illegible]
驚怖捨寺逃走進路未遠復值一寺
其寺嚴博殊麗精好亦聞揵稚聲復是
比丘即便問言何因打稚聲比丘答
言衆僧食飯尋自思惟我今遂甚
咸飢乏亦須飯食入僧坊已見僧[illegible]
食器數具悉皆火然人及房舍盡
火然如前不異僧護問言汝是何人
其人答言更不異前僧護驚怖捨
捨去進路未遠復值一寺其寺嚴麗
更不異前入僧房已復見諸比丘坐
於大牀互相抓搔血肉盡筋出五藏骨髓
亦如焦炷僧護問曰汝是何人比丘
答言閻浮提人為性難信汝到佛所
便可問佛僧護驚怖復疾捨去進路
未遠復值一寺如是入寺見諸衆僧
共坐而食諸比丘言汝今出去僧護
躊躕未及出去見諸比丘鉢中唯是
人糞熱沸涌出時諸比丘皆悉食噉
食已火然咽喉五藏皆成煙焰流下
直過見已驚怖復疾而去其去未遠
復見一寺其寺嚴麗如前不異即入
僧房見諸比丘手把鐵椎互相棒打

猝碎如塵見巳驚怖復更進路其去
未遠復見一寺其寺嚴好亦不異前
於前即入僧房聞揵稚聲僧護問言
何故揵稚諸比丘答言欲飲甜漿僧
護即自念言我今渴乏須飲甜漿即
入衆中見諸食器牀臥敷具諸比丘
等互相罵辱諸食器中盛滿融銅諸
比丘等皆共飲噉食巳火然咽喉五
藏皆成炭火流下直過見巳驚怖
進路而去其去不遠見大宗地其火
熖熾嗷嘈號苦楚難忍見巳驚怖
進路而去其去未遠復見大地如前
無異復更前進見大宗鑊盡皆火
然熱疼難忍如前無異復更前進亦
見宗鑊盡皆火然如前無異復更前
進見一宗瓶其火熖熾嗷嘈號苦毒
痛難忍復更前進見一宗瓶其火熖
熾如前不異復更前進見大宗泉其
火熖熾爛皮涌沸苦聲楚毒亦不異
前見巳驚怖復更前進進路未遠見
一大宗鑊其火熖熾苦事如前復更
前進見一比丘手捉利刀而自割鼻
割巳復生生巳復割終而復始無有

休息復更前進所苦不異前更前進見
一處名水中獨苦自唱言水來不息而受
苦毒復更前進見一處名鐵刺國中立
鐵刺上苦痛號噭亦不異前復更前
進見一處名甚大火焰熾苦痛號噭與前
無異復更前進見一處獄形如象身其
火焰熾受苦如前復更前進見一處驢馱
火燒身體苦骨號噭亦不異前復
更前進見馬一匹火燒身體苦痛號
噭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白象熾
火燒身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驢
身猛火燒身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
一龍手猛火燒身苦不異前復更前
進見一處臺大火焰熾苦不異前復
更前進見一處臺如前不異復更前
進見一處房猛火燒身苦痛號噭亦
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處牀苦火燒
身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處柵火
燒中編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處
掏執火燒中編苦不異前復更前進
見一處繩牀火燒受苦亦不異前復
更前進見一處壁火燒搖動苦不異前
復更前進見一廁并屎尿涌沸苦不

異前復更前進見一高座上有比丘
攝心端坐猛火焚燒苦痛如前復更
前進更見一高座受苦皆上亦不異
前復更前進見宍排稚火燒苦聲亦
不異前復更前進見宍胡岐支胡名
拘修羅猛火燒身受苦如前復更前
進見一宍山火燒爛臭振動號吼苦
不異前復更前進見須曼耶華樹火
燒受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一宍
華樹火燒出聲苦不異前復更前進
見宍果樹火燒苦聲亦不異前復更
前進見一宍樹火燒受苦亦不異前
復更前進見一宍柱火燒受苦亦不
異前復更前進見一宍柱獄卒斧斫
受苦如前復更前進見十四宍樹火
燒受苦亦不異前復更前進見二比
丘以拳相打頭腦破裂髓血流出消
已還生終而復始苦不休息儋護比
丘出更前進見二沙彌眠臥相抱猛
火燒身苦不休息儋護比丘見已驚
怖問沙彌言汝是何人受如是苦沙
彌答言閻浮提人受性難信汝到世
尊所便可問佛見已驚怖復更前進

在路逢見林樹茂盛可樂往趣入林
見五百仙人遊止林間仙人見僧護
比丘馳散遍走共相謂言釋迦弟子
汙我等園僧護比丘從仙人借樹寄
止一宿明當早去仙人衆中第一上
座大有慈悲勅諸小仙借沙門樹僧
護即得一樹於其樹下敷尼師壇跏
趺而坐於初夜中伏滅五蓋中夜眠
息後夜端坐高聲作唄時諸仙人聞
作唄聲豁解性空證不還果見法歡
喜詣沙門所頭面作禮請祈沙門受
三歸依於佛法中求欲出家尒時僧
護即度仙人如法出家教修禪法不久
得定證羅漢果如旃檀林自相圍繞
得道比丘賢聖爲衆
尒時僧護比丘與諸弟子共詣祇桓
精舍到於佛所頭面禮足却住一面
尒時世尊慰勞諸比丘汝等行路不
疲苦耶乞食易得不尒時僧護白佛
言我等行路不大疲苦乞食易得不
生勞苦得見世尊尒時世尊爲大衆
說法僧護比丘在大衆中高聲唱說
巳先所見地獄因緣佛告僧護汝先

[illegible]
所見比丘浴室此非浴室是地獄
人此諸罪人迦葉佛時是出家比
丘不依戒律順已愚情以僧浴具
及諸器物隨意而用持律比　丘
嘗教執則不順其教從迦葉佛
涅槃已来受地獄苦至今不息佛
告諸護波初見寺者非是僧寺非
比丘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
五德不成四方僧物不打揵稚衆
共默用以是因緣受火林苦至今
不息
第二寺者亦非寺僧是地獄人迦葉
佛時是出家人五德不具見有諸檀
越造作寺廟四事豐足檀越初心造
寺之時要打揵稚作廣齋之意是諸
比丘不打揵稚默然受用有客比丘
來不得飲食遷空鉢出以是因緣受
火林苦遞相抓擭筋宍消盡骨如焦
炷至今不息第三寺者非是僧寺是
地獄人也迦葉佛時是出家人懈怠
共住共相調言我等今者可共請一
持律比丘共作法事可得如法師共
推見一淨行比丘共住食宿此淨行

比丘復更推覓同行比丘時淨行人
轉轉搯多前息比丘即便逆逐令出
寺外時破戒人於夜分中以火燒寺
滅諸比丘以是因緣手執鐵棒互相
摧滅受大苦惱至今不息第四寺者
非是僧寺亦是地獄迦葉佛時是出
家人常住寺中有諸檀越施僧雜食
應現前分時有客僧來舊住比丘以
慳心故待客出去後方分物未及得
分蟲出臭爛捐棄於外以是因緣入
地獄中噉糞屎食至今不息第五寺
者非是僧寺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
出家人臨中食上不如法食惡口相
罵以是因緣受鐵床苦諸食器中滿
火漫流筋宍消盡骨如焦炷至今不
息第六寺者非是僧寺是地獄人迦
葉佛時是出家人不打揵稚默然共
飲衆僧甜漿恐外僧來以慳因緣故
墮地獄飲融銅至今不息
尒時佛告僧護比丘汝見第一地獄
者迦葉佛時是出家人衆僧田中
爲己私種不酬僧直故受地獄至今
不息第二地獄者迦葉佛時是白衣

人在僧田中種不酬僧直故受地獄
作大宍地受諸苦惱至今不息汝見
第一宍瓨者非是宍瓨乃是罪人迦
葉佛時是衆僧上座不能坐禪不解
戒律飽食熟睡但能論說無益之語
精膳供養在先飲噉以是因緣入地
獄中作大宍瓨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第二瓨者是出家人爲僧當厨輙美
供養在先食噉麁澀惡者僧中而行
故作宍瓨火燒受苦至今不息第三
瓨者是僧淨人作飲食時美妙好者
先自嘗噉或與婦兒麁澀惡者方僧
中行以是因緣在地獄中作大宍瓨
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尒時世尊復告僧護比丘汝見第二
瓶者非是瓶耶是地獄人迦葉佛時
是出家人爲僧當厨應朝食者留至
後日後日食者至第三日以是因緣入
地獄中作大宍瓶火燒受苦至今不
息第二瓶者是出家人有諸檀越奉
送蘇瓶供養現前衆僧人人應分此
當事人見有客僧留隱在後客僧去
已然後乃分以是因緣入地獄中作

大宗旋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水中立人者迦葉佛時是出家
人為僧當水見僧用水過多遂可意
慶與之即捉其水衡者不給以是因
緣入地獄中水中獨立唱言水水受
苦至今不息
汝見大甕者迦葉佛時是出家人
為僧典果菜香美好者先自食噉酢
果澀菜然後與僧或逐隨意選好者
與以不平等故入地獄作大宗甕乞火
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刀劓鼻者迦葉佛時是出家人
佛僧淨地洟唾汗地故入地獄刀劓
其鼻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比丘手捉斲斤自斲己舌是地
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沙彌為僧當
分石蜜斲作數段於斧刃許少著石
蜜沙彌噉餘故受斲舌苦至今不息
尒時世尊復告僧護比丘汝見泉者
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沙彌為
僧當蜜先自嘗噉後殘與僧減少不
徧故入地獄作大宗泉火燒沸爛受
大苦惱今猶不息

汝見比丘剃頭著是地獄人迦葉
佛時是出家人汝惡口罵詈罵語
比丘故入地獄五戴刺上大燒受苦
至今不息
汝見宍軀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
出家人五德不具為僧當厨擇美好
者先自食或將與白衣使食殘者
與衆僧故受地獄苦至今不息
汝見宍橛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
出家人寺中常住僧牆壁上須唾穢
拭非為僧事懸已衣鉢故入地獄
作大宍橛大燒受苦至今不息
尔時世尊復告僧護汝見第一駝者
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寺中
上座長受食分或得一人二人食分
持律比丘如法教授上座之法不應
如是時老比丘苦合律師言汝無所知
嘗如駝駝我於衆中身為上座呪願
說法或時作唄討勞應得汝等何故
常瞋責我以是因緣入地獄中受駝
駝身大燒號叫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馬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作僧
淨人使用僧食過分食散或與眷屬

知識自家諸比丘等呵責語言汝不
應令其人惡口呵諸比丘汝猶如馬
常食不飽我爲僧作甚大勞苦功勲
應得故入地獄受於馬身火燒身體
受大苦惱至今不息
汝見象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
家人爲僧當厨諸檀越等持供養
向寺施僧或食後檀越白言大德可
打揵稚集僧施食比丘惡口荅白衣
言諸比丘等猶如白象食不飽耶向
食已竟停留後日故入地獄受白象
身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驢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
家人爲僧當厨五德不具令僧飲食
常自長受二三人令持律比丘如法
呵責此人荅言我當僧厨及園果菜
常勞僧事甚大勞苦汝諸比丘不知
我恩狀似如驢但養一身何不黙然
故入地獄作驢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羝羊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
出家人爲僧寺主當田內外檢挍不
勅弟子諸小比丘不如法打稚諸律
師等白言寺主何不時節鳴稚集僧

比丘荅言我當營僧甚成勞苦汝諸
比丘猶如羝羊瞰食而住伺不自打
故入地獄受羝羊身火燒痛毒受苦
至今不息
尒時世尊復告僧護汝見宍臺者實
非宍臺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
人當僧房數具開僧房門將僧戶鑰
四方遊行衆僧於後不得數具及諸
房舍以是因緣故入地獄作大宍臺
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第二大宍臺者是地獄人迦葉
佛時是出家人爲僧寺主選好房舍
而自受用及與知識不依戒律隨次
分房不平等故入地獄中作大宍臺
受苦萬端至今不息
汝見宍房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
出家人住僧房中以爲己有終身不
移不依戒律以次分房故作大宍房
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宍繩牀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
是出家人捉僧繩牀不依戒律如自
己有以次分牀故入地獄作大宍繩
牀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illegible]二繩牀者是地獄人迦葉佛
時是出家人破僧繩牀自用欲火故
入地獄作大宗繩牀火燒受苦至今
不息
汝見數具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
家人用僧數具如自己有以脚蹹上
不依戒律故入地獄作宗數具火燒中
縮受苦萬端至今不息
汝見宗拘執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
出家人以僧拘執如自己有不依戒
律或用破壞故入地獄作宗拘執火
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繩牀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
出家人恃王勢力似如聖德四輩弟
子聖心讚歎時彼比丘默受歎施好
繩牀及諸好飲食作聖心受故入地
獄作宗繩牀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宗壁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
出家人衆僧壁上竪栰破壁縣已衣
鉢故入地獄作大宗壁火燒受苦至
今不息
汝見宗索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
出家人捉衆僧索私自已用故壇地

獄作大宗奈大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一團井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
出家人住寺比丘佛僧淨地大小便
到不擇處所持律比丘如法呵責不
受教誨糞氣臭穢熏諸衆僧故入
地獄作一團井大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高座法師者是地獄人迦葉佛
時是出家人不明律藏重作輕說說
輕為重有根之人說作無根無根之
人說道有操應懺悔者說言不懺不
應懺悔者强說道懺悔故入地獄坐
高座上大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第二高座法師者是地獄人迦
葉佛時是大法師邪命說法得利養
家如理而說無利養時法說非法非
法說法故入地獄處鐵高座大燒受
苦至今不息
汝見一宗揀雅號嗷聲者是地獄人迦
葉佛時是出家人以三寶物非法打
雅誦作鶡唐提三寶物爲已受用故
入地獄作一宗揀雅大燒受苦至今不
息
汝見拘修羅者實非岐支是地獄人

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為僧寺主以僧
厨食衙當得物用作衣裳斷僧供養
故入地獄作宗岐支火燒受苦至今
不息
汝見第三狗修羅者曹非岐支是地
獄人迦葉佛時是出家人作僧寺中
分物斜那以春分物轉至夏分夏分
中衣物向冬分中分故入地獄作宗拘
修羅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宗出者是地獄人也迦葉佛時
是出家人為僧典座五德不具少有
威勢偷衆僧物斷僧衣裳故入地獄
作大宗出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佘時世尊復告僧護汝始初見須曼
那柱當非是柱是地獄人迦葉佛時
是出家人當佛剎人四輩檀越須曼
那華散供養佛華既乾已共立埽取
賣之將為己用故入地獄作須曼那
柱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第三汝見須曼那華柱者是地獄人
迦葉佛時是出家人當僧養剎柱四
輩檀越須曼那華油用供養佛既
往賣以為己用故入地獄作大須

受那樁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華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
出家人常偷果菜園有好華果為已
私用或與白衣故入地獄作大華樹火
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果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
出家人當偷果菜香美好果私自食
噉或與白衣故入地獄作宲果樹火燒
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一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
出家人為僧當薪以衆僧薪將已房
中私自然火或與白衣知識故入地獄
作大宲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尒時世尊復告僧護汝見第一樁者
實非是樁是地獄人迦葉佛時是出
家人寺中常住破佛剎樁為已私用
故入地獄作大宲樁火燒受苦至今不
息

汝見第二樁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
是白衣人以刀劍取像上金色故入
地獄作大宲樁獄卒捉斧斫身受苦
猛火燒身至今不息

汝見第三樁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

是出家人爲僧當事用僧采桂根與
白衣故入地獄作大宗桂火燒受苦至
今不息
汝見第四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
是出家人五德不具作大衆主爲僧
斷事隨愛恚癡斷事不平故入
地獄作四宗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第五樹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
是出家人在寺常住不依戒律令諸
數具好者自取或隨瞋愛好惡差別
於佛法中塵沙比丘應隨次與以不
平等故以是因緣此十四人墮地獄
中作大宗樹火燒受苦至今不息
汝見二比丘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
是出家人於大衆中鬪諍相打故入
地獄猛火焚身受相打苦至今不息
汝見二沙彌者是地獄人迦葉佛時
是出家人共一被褥相抱眠臥故入
地獄火燒被褥中相抱受苦至今不
息
爾時世尊重告僧護以是因緣我今
語汝在地獄中出家人多白衣甚少
所以者何出家之衆多喜犯戒不順

毗尼云相欺[illegible]私用僧物或分[illegible]飲食[illegible]
不能平等是故我今更重告汝當勤
持戒頂戴奉行是諸罪人於過去世
時出家破戒雖復精進四輩檀越見
諸比丘威儀似僧恭敬僧寶四事供
養猶故能令得大果報無量無邊不
可思議若一比丘常於毗尼僧伽藍
中如法行道依時鳴稚若施此人得
福無量說不可盡何況供養四方衆
僧
爾時世尊復告僧護若出家人營僧
事業難持淨戒是諸比丘初出家時
樂持淨戒求涅槃心四輩檀越供養
是諸比丘應受供養堅持淨戒後不
生惱而說偈言
持戒最為樂 身不受衆苦 睡眠得安隱
悟則心歡喜
爾時世尊復告僧護有九種人常處
阿鼻地獄中何等為九一食衆僧物
二食佛物三殺父四殺母五殺阿羅
漢六破和合僧七破比丘淨戒八犯
淨行尼戒九作一闡提是九種人常
在地獄復有五種人 二處受報一地

獄二餓鬼何者爲五一斷施衆僧物
二斷施僧食三劫僧財物四應得能
令不得五法說非法非法說法此五
種人受是二報餘業不盡五道中受
而說偈言
行惡感地獄　造善受天樂　若能修定
禍盡證羅漢　歡喜受施施　三衣常知足
定慧修三業　安樂在山谷　寧食熱鐵丸
犍熱如猛火　破戒不應受　得信禮越食
介時世尊於大衆中說因緣已時四
部衆歡喜奉行
浴室及六寺　二地獄三坑　兩瓶漫無泉
一甕刀剃單　斷舌水中立　立剃無畢標
駝馬白象驢　羖羊雙無臺　無房二繩牀
無擔及拘執　牀席無繩索　廁井兩高座
稚二拘修山　兩無須異經　華果二無樹
一樹三無識　兩雙十四樹　兩僧二沙彌
合有五十六　說法本因緣　頌曰
愚夫貪世利　俗去重虛名　三衣既難辯
盛年愛華好　老死並莫識　居高非處禍
八風常易傾　物我各空性　色心仍自學
持誦不愛盈　名利昔刀害　將非妄又禍
凡夫昔求利　曾大見機精　不知禍來至

焉知偽善

感應錄

[illegible]

後魏崇真寺僧慧嶷死經七日蘇與
五比丘次第於閻羅王所閱過嶷以
錯召放令還活具說王前事意如坐
官無異五比丘者亦是京邑諸寺道
人與嶷同簿而過一比丘云是寶明
寺僧智聰自云生來坐禪苦行爲
業得升天堂復有一比丘云是般若寺
僧道品自云誦涅槃經四十卷亦升
天堂復有一比丘云是融覺寺僧曇
謨最狀達云講華嚴涅槃領衆
千人解釋義理王言講經者僧我慢
貢高心懷彼我憍己凌物比丘之中

第一麤行最報王言立身已來壹宗
情慢唯好講經王言付司即有青衣十
人送最向西北入門屋舍皆黑似
非好處復一比丘云是禪林寺信道
弘自云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
金像十軀王言沙門之體必須攝心
道場志念禪誦不預世事勤念識
不作有為教化求財貪心即起三毒
未除付司依式還有青衣執送與最
同入一處又有比丘云是靈覺寺僧
寶真自云未出家之前曾作隴西太
守自知苦空歸依三寶割捨家貲造
靈覺寺寺成捨官入道雖不禪誦禮
拜不闕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情枉法
劫奪人財以充己物假作此寺非卿
之力何勞說此亦復付司青衣
送入黑門似非好處慧嶷為以錯召
免閻放令還活具說王前過時事意
時人聞已奏聞太后太后聞之以為
靈異即遣黃門侍郎徐紇依嶷所陳訪聞
寶明等五寺並云有此死來七日生時
業行如嶷所論不差 [illegible]

法苑珠林卷第九十二